

新型工业化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 逻辑框架与实现路径

曾静, 代璐, 刘樑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 工业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催生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激发经济新动能的必然选择。从质态重构视角出发,新型工业化引领劳动资料效能提升、促进劳动对象范畴拓展、激发劳动者能力跃升、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并推动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和质变,催生新质生产力。从底座支撑视角出发,新型工业化从市场、产业、数智、安全、绿色5个维度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全方位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可以从网络层、创新层、应用层、联动层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13-0146-06

工业部门以其产业链条的延伸性和对其他产业的强烈拉动效应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和强盛基石所在。工业是国民经济中开展创新活动最活跃、集聚创新资源最多的部门,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1]。工业领域持续涌现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等创新性成果,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物质资源和技术支持,推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确立了工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催生新质生产力、激发经济新动能的现实路径,也是推动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任务。因此,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探索新型工业化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的逻辑框架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1 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1.1 新型工业化的科学内涵

工业化是指工业部门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加,逐步取代农业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力量的演进过程^[2]。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活动重心、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逐步向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过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

顺应各发展阶段要求,带领人民走出了从一条不同于先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中国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积贫积弱,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加快建设工业体系、大力赶超先发国家、保卫国防安全的迫切需要,实行工业优先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工业部门的单向突破快速建立中国工业根基。虽然依靠大规模技术引进构建起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忽视了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改造,导致产业结构失调、国民经济失衡^[3]。1978年到9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前期重工业超前发展的遗留问题,实行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旨在加快和恢复农业发展、解决轻重工业失调的问题,务实国民经济之基。21世纪初至2010年,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依靠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型产业的转移,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加速扩张中国工业的世界版图^[4]。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化制度,中国工业化建设迈入从“工业体系大且全”向“工业体系大且全且强”跨越的关键时期。中国前期通过技术引进、模式模仿的“后发优势”减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资源环境约束收紧,新兴经济体凭借成本优势积极

收稿日期: 2025-01-25

基金项目: 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2024-XZ-71)

作者简介: 曾静(1980—),女,四川绵竹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风险管理;代璐(1999—),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企业管理;刘樑(1984—),男,山西太原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应急管理。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市场竞争加剧,关键核心技术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受制,中国工业面临着产业升级、技术攻关、生态保护等多重挑战交织的发展困境。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5]。可以说,新型工业化正是党基于对中国工业化经验和教训的深刻认识、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工业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对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深切盼望所提出的。

综观中国工业发展历程,新型工业化的科学内涵可以用“三重革新”来阐释。一是道路革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非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的照搬复制,亦非中国前期工业化模式的简单延续^[6],而是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后开创的工业发展新路径,是结合中国国情、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选择。新型工业化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以可持续发展为内在要求,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最优整合的工业化道路。二是目标革新。经济发展是工业化永恒不变的目标。中国以往基于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大规模投入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长期、不可逆的。现阶段工业部门的低碳转型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关卡^[7],新型工业化进程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兼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目标,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最优整合,实现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向“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多目标协调发展的转变。三是创新机制革新。作为后发经济体,中国早期受限于技术基础薄弱与资金积累不足,企业的技术赶超主要依托于技术引进并在消化吸收后进行二次创新^[8]。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在全球竞争版图中的角色正经历深刻转型,由原先的技术“跟跑者”逐步成长为“并行者”乃至在某些领域的“领跑者”^[9]。一些先发国家不能容忍其他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后对其形成威胁,甚至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后发国家科技崛起。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多个领域遭遇因重大原始性创新不足及关键核心技术缺失而引发的技术难题,严重制约了产业升级与自主发展能力。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

则要求中国科技创新机制实现从“技术引进与模仿”“技术引进、模仿及再创新”向“原始性创新”的根本转变,从而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10]。

1.2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1]。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他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2]。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3个层面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提供了根本遵循^[8]。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就要重视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作用,遵循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间的逻辑连贯性与协同互通性。首先,技术革命性突破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纵观历史,自18世纪的机械化革命起始,经19世纪的电气化革命,至20世纪的信息革命,各次工业革命均标志着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集中爆发,可以被视为由科技创新引起的生产力质变。其次,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所激发的。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全世界带来颠覆性的工具变革、效率变革和产业变革,使传统生产力的各构成要素焕发新的活力并与其他要素产生新的“化学反应”,一方面激发旧有的要素组合迸发新的能量,另一方面激发新的要素组合呈现出新的形态。再次,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所支撑的。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赋予传统产业以新的动能,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使得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得以衍生,并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搭

建包含全新节点的产业链条,支撑二者深度转型升级。最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又促使企业重新配置资源,将更多资源投入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领域,为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提供有力支持。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之间循环贯通,又共同推动生产力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

2 新型工业化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的逻辑框架

2.1 质态重构:新型工业化加速重构生产力新质态

新型工业化深刻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推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和质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2.1.1 新型工业化引领劳动资料效能提升

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13]。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产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旧有机械为主的生产工具沿着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路线迭代升级,从对人的体力替代转向脑力替代,劳动资料开始具备智能属性^[14]。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集成运用,不仅催生出工业机器人、高精度数控机床等实体形态的生产工具,更催生出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形态的生产工具,赋予其软件与硬件交互结合、虚拟与真实交织共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特征。在丰富生产工具表现形态的同时,使生产工具与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高效结合^[15],赋能装备等传统硬件的生产工具智能化升级,使制造流程走向智能化、制造范式从规模生产转向规模定制,促使劳动资料效能大幅提升。

2.1.2 新型工业化促进劳动对象范畴拓展

随工业化进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元宇宙、脑机接口、先进材料、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蓬勃涌现,呈现融合交叉、多点突破态势,不断探索未来工业发展道路和工业能力边界,使得劳动对象的深度、广度和形态得到进一步外延扩张。就深度而言,新型工业化对现有劳动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和再加工,从中提炼分解出更多新材料并发现其更多样化的应用潜力,有效提高劳动对象的利用率。就广度而言,新型工业化不仅使之前存在但因缺少技术无法利用的自然资源得到广泛开发利用,如地热、潮汐和海洋能等,更引领人类向极地、深海、深空等未知领域进发,

挖掘出极端环境下的宝贵资源,极大地拓宽了劳动对象的地理与物理边界,开辟了全新的资源利用疆域。就形态而言,新型工业化彻底打破了传统物质形态对劳动对象的束缚,推动其向更加抽象化的形态发展。数据作为新型工业化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已成为一种具有更新质态的劳动对象,不仅承载着丰富的价值信息,还通过大数据分析 with 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决策支持、产品创新与服务优化的关键力量,深刻改变了劳动对象的形态与价值创造模式。

2.1.3 新型工业化激发劳动者能力跃升

新型工业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双向激发劳动者能力跃升。就创造效应而言,积极的技术冲击不仅使传统行业经历从工作方式到工作地点、从商业逻辑到行业生态的深刻变革,更催生出一批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加速,直接创造新型的岗位需求。这要求劳动者在新模式、新业态下不断积累、升级自身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变革。就替代效应而言,数智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创新应用加速工业的自动化发展,降低部分工作岗位价值,缩短了工作岗位的生命周期,导致“机器换人”,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16]。这要求劳动者不再执行简单重复劳动,而是熟练运用新质生产资料,培养自身知识快速迭代能力、不断创造扩展人类潜力的工具,即寻找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式以提升劳动者自身并优化劳动者所处的环境,重塑自身的社会价值。

2.1.4 新型工业化驱动生产要素组合优化

新型工业化在传统工业化简单整合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基础之上,推动传统生产要素与信息、技术和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提升“传统要素×新型要素”的倍增效能,释放传统生产要素新活力,促进生产要素在工业领域集聚、配置和增值,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特别是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以多元性、依赖性、渗透性、易复制性、规模经济性、要素互补性等独特的技术经济优势特征^[17-18],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结合,呈现系统集成、融合创新的新趋势,促进产业要素全域连接、全面贯通,赋能研发创新效率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机会。

2.2 底座支撑:新型工业化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

2.2.1 市场发展

数实深度融合背景下,工业发展的数智化、大连接特征使得产业和行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被打破并持续拓展融合^[19]。经济和空间交互整合,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和物理空间,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跨越空间限制,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市场的全球拓展,促使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新产业涌现,市场需求多元化增长,企业规模国际化扩张,为企业提供深化挖掘现有市场和预见性开拓潜在市场的历史机遇,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培育拓宽市场空间。

2.2.2 产业发展

产业是发展之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催生新质生产力涌现的产业载体^[20]。而新型工业化优化产业体系、改善产业生态,深入推进现代化体系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就产业体系优化而言,新型工业化在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的双重推动下,赋能支柱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工业体系结构的智能重塑,实现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方向优化升级,构建起以创新为主导、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集群。就产业生态改善而言,新型工业化在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方面不断完善,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供给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互动,增强产业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网络的紧密联系。二者协同并进,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成长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创新资源、高效的协作平台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2.2.3 数智发展

新型工业化以“数”赋能、以“智”提质,筑牢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发展底座。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新型工业化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工业互联网、千兆光网、算力中心等规模化部署。以工业互联网为例,通过跨越时空界限的全面互联互通,促进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由单点的数字化向全面集成演进,实现各种生产要素更广泛、更高效、更精准的优化配置。在智能化方面,新型工业化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深度参与制造强国建设。以具体应用场景为引领,在研发、中试、生产、销售等全流程环节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等智能制造装备,推进智能工厂在全国范围内

建设,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使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提升。

2.2.4 安全发展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安全是发展前提,也是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新型工业化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关键,统筹维护科技安全与网络安全,为新质生产力创造安全、稳定的生长环境。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使得工业关键生产环节牢牢掌握创新发展的自主权,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把控好“环节关”。新型工业化谋求在高端装备、核心组件、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领域建立竞争优势,解决工业领域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设备、关键基础材料等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对外部冲击时仍能保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21]。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强化工业网络安全保障,在数据与网络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持续打造安全可信的网络生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把控好“网络关”。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控制系统由传统的封闭式架构转向互联互通的开放式架构。开放互联场景虽有利于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但也使得工业控制系统面临暴露面增加、APT攻击(高级持续性威胁)、勒索病毒等频繁的网络安全挑战^[22]。新型工业化持续打造工业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切实提升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基线防护水平,解决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维护工业企业安全稳定运行,为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发展根基。

2.2.5 绿色发展

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低碳转型浪潮在中国工业领域全面铺展。工业低碳行动成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全局的关键一环,是中国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绿色”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新型工业化致力于以绿色技术持续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在钢铁、建材、炼油石化、煤化工等传统行业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体系,在工业生产环节研发应用碳捕捉与存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废物循环利用技术、能效提升技术等各种绿色低碳先进技术,以全流程的绿色改造实现资源利用集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以及产品供给绿色化,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能源电子等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促进产业间的集

群式发展和融合式创新,为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不断刻画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底色。

3 新型工业化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实现路径

工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可以从网络层、创新层、应用层、联动层4个方面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3.1 网络层:聚焦网络升级,夯实万物互联底座

(1)加快建设高速泛在5G网络。重点攻关通算智一体技术、确定性网络技术、无源物联技术等5G-A(5G网络的演进和增强版本)关键技术,加速5G创新发展,助力工业降本增效;加快布局“工业云终端-工业云网络-工业云平台”集成化工业专网产品体系,持续满足工业发展需要;加速构建5G工业专网繁荣生态,推进5G创新技术和产品在工业中广泛应用。

(2)加快建设一体内生算力网络。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推动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多源算力的协同发展,促进各类新增算力向国家枢纽节点集聚;优化跨域算力调度机制,实现算力资源市场化高效调配;优化算力服务平台,为工业企业提供“随取随用、灵活配置、按需收费”的算力服务新模式。

(3)加快建设全程可控安全网络。践行《工业领域数据安全能力提升实施方案(2024—2026年)》,强化工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依托试点示范、专项项目等,面向典型工业场景和工控安全防护需求,突破一批工控安全防护关键技术,提升工控安全产品供给能力。

3.2 创新层:聚焦自主创新,推进创新体系建设

(1)加快建设市场导向、企业为主的产业创新体系。深化市场改革,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运作的直接介入,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出题人、答卷人和阅卷人;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鼓励领军企业瞄准所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主持开展产学研协作创新。

(2)加快建设要素集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基于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形成优势互补、协

同发展的区域创新格局;通过建设科技园区、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吸引高端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向重点区域集聚;推动区域间创新资源的共享与流动,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合作网络,促进创新成果在更大范围内的转化与应用,推动区域间创新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合作共享,增强区域综合创新实力。

(3)加快建设功能完备、覆盖广泛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资金筹集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孵化和壮大一批具有专业水准和高服务质量的科技服务机构,助力企业完成全方位的创新升级;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创新型企业开拓多样化、低成本的融资途径。

(4)加快建设多元参与、高效协同的创新治理体系。创建一个由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治理体系,加强各参与主体间的交流与协作;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融入创新治理过程,发挥其在行业自律、资源统筹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5)建设科教融合、层次分明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宏观政策引导,确保人才培养体系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匹配,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人才需求;促进高等院校与产业界的紧密结合,确保教育培养资源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匹配。

3.3 应用层:聚焦场景应用,推进数实深度融合

(1)加快多元化智能制造场景建设。通过前沿信息技术、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展生产制造数据的实时监控与检测,开展基于深度学习的特征分析,搭建数据驱动的研发制造、智能在线实时检测、智能仓储与精准配送、智能设备管理与运用、智能能源监测与优化等新智能制造场景。

(2)加快特色化标杆示范场景建设。鼓励地方根据本地的资源、文化和产业特点,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和创新示范场景。鼓励企业围绕重点应用场景进行创新研发。

3.4 联动层:聚焦生态合作,助推产业集群发展

(1)加快推进企业持续融通发展。深化实施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鼓励产业链上中下游和大中小企业共享资源、共建平台、共创价值。鼓励大企业开放自身业务体系的优势资源,为中小企业实现多方面的赋能,在推动产业链融通发挥引领作用。鼓励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优发展,形成在特定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并积极与大型企业进行资源对接,为大企业提供有效的支持。

(2)加快推进产融投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金融+资本”协同机制,充分地发挥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1+1+1>3”的跨越式发展,鼓励企业及其生态伙伴共同推动产业提质扩容、提能升级。

参考文献

- [1] 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J].中国工业经济,2015(6):5-17.
- [2] 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1,56(4):4-23.
- [3] 李建伟.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2018,34(10):11-23.
- [4] 王晗,李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历程[J].上海经济研究,2023(8):115-128.
- [5]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N].人民日报,2023-09-24(004).
- [6] 洪银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经济学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1):1-6.
- [7] 任保平,巩羽浩.数字经济与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研究[J].亚太经济,2024(2):1-8.
- [8] 许庆瑞,吴志岩,陈力田.转型经济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分析:海尔集团1984—2013年的纵向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3,29(4):121-134,188.
- [9] 武汉大学中美科技竞争研究课题组.中美科技竞争的分析与对策思考[J].中国软科学,2020(1):1-10.
- [10] 李鹏,蒋美琴.中国新型工业化进展、区域差异及推进策略[J].当代财经,2024(5):3-16.
-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EB/OL].(2023-09-09)[2024-12-2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09/09/c_1129854063.htm.
- [1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01).
- [13] 俞吾金.走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反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6):72-77,159.
- [14] 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211.
- [15]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16] 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10):159-175.
- [17] 白永秀,李嘉雯,王泽润.数据要素:特征、作用机理与高质量发展[J].电子政务,2022(6):23-36.
- [18] 陈雨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J].经济研究,2023,58(9):22-30.
- [19] 丁述磊,戚聿东,刘翠花,等.劳动形态演进、人机关系变革与劳动关系重构[J].经济学家,2024(4):45-55.
- [20] 陈梦根,张可.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改革,2024(6):58-69.
- [21] 湛泳,李胜楠.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逻辑、机制与路径[J].改革,2024(5):54-63.
- [22] 孙彦斌,汪弘毅,田志宏,等.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防护技术发展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3,25(6):126-136.

New Industrialization Enabl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ogical Framework and Path to Realization

ZENG Jing, DAI Lu, LIU 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s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y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ccelerating new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generating new productivity, shap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stimulating new economic moment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ative reconstruction, new industrialization lead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materials,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labor objects, stimulates the ability of workers to leap, reshap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s the leap and qualitative change of its optimized combination, giving birth to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e support, new industrialization builds a solid b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five dimensions, namely, market, industry, numerical intelligence, safety and greenness, and empowers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n omni-directional way. The process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pushed forward from the network layer, innovation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and linkage layer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ity.

Keywords: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